

攪動都市的心 台中市文化空間的異質性

文/ 陳冠君
圖/ 陳世強

當政府在構築大型的文化建設，推出藝文特區、文化園區、藝術介入空間、藝術博覽會等，諸多規畫指向一個文化巨塔的想像，希望它們具有人文藝術的氣質，同時也有「主題樂園」的超高人氣。

讓藝術回到「自我—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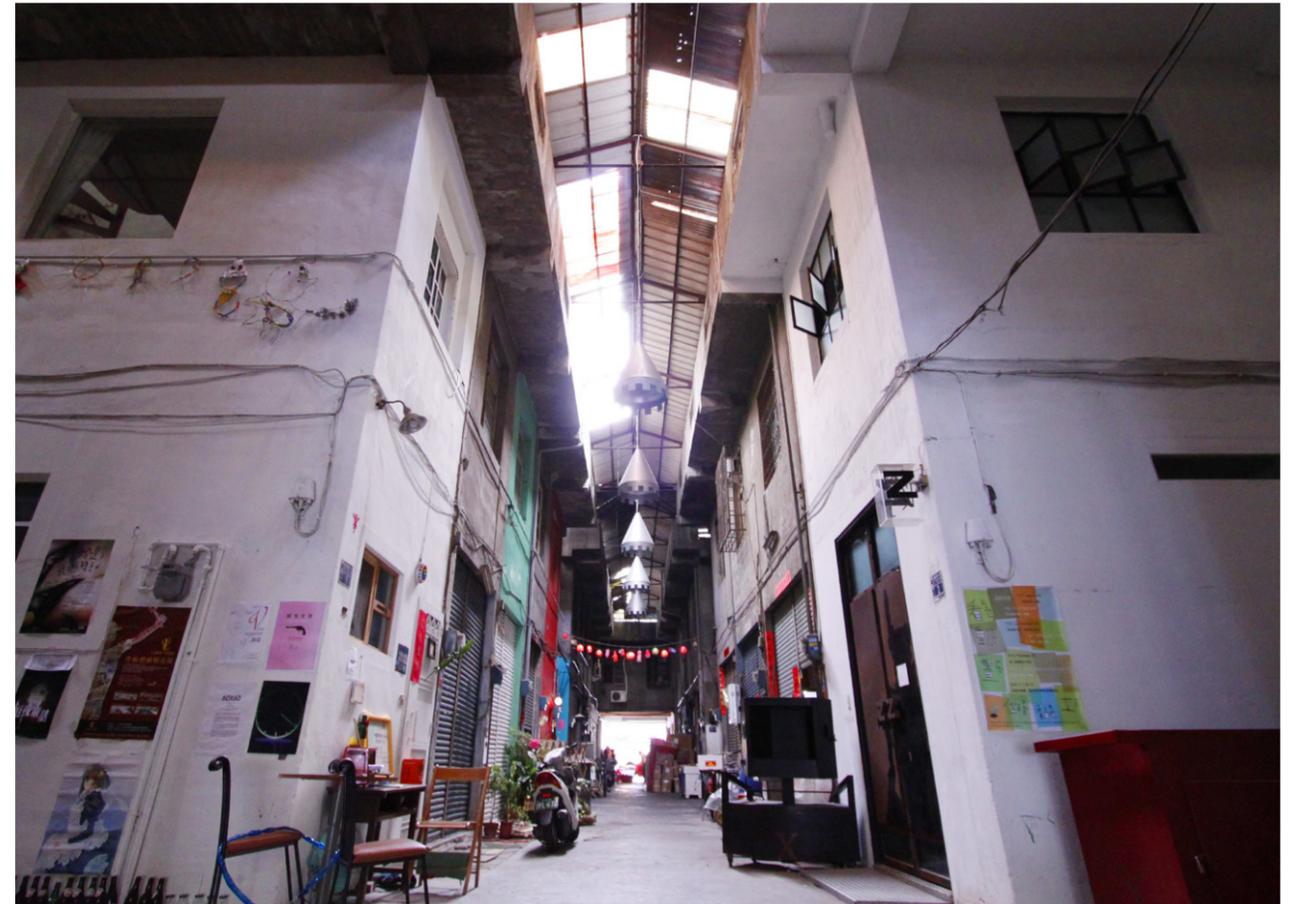
在台中市，文化空間的形式並不會陌生，是因為擁有「文化城」名號，市區內有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市文化局、文英館、中山堂、台中創意文化園區、

二十號倉庫等官方機構，以及為數不少的私人藝廊，少數的替代性空間，文化空間已成為民衆體驗藝術活動的地方。如今制式與典型的藝文空間佔有大多數有利的位置，決定了藝術生產的模式，是否還有其它的發展途徑，可以帶動更多藝術活力與民衆接觸的機會。

個人創作或是社群藝術生產體系無法與國家/企業資源相比擬，但是它的存在方式是獨特的，它的空間依存作用，讓藝術回到「自我—社會」的直接命題。當文化空間發生了異質化的

作用，是從內在化開始，藝術家找到自己的藝術生產途徑，決定自己的創作價值，從官方補助、資本主義的陷阱中逃逸。所謂「異質化的空間」是為了容納作者的靈感與發表慾望，為了與觀衆作思想交會，為了捕捉人與人的感動，空間是述說的主文與文本。

如果都市進化的力量來自於文化的發展，以都市空間作為藝術人文發展的關鍵性問題，其實是以空間的關係來思考本質的發生與終結，傅柯（Michel Foucault）說：「空間是任何公



▲ 藝文空間的不確定性、游牧性、自我解構的特性正好建構了「異質空間」的條件，異質形成擾動空間的力量。

共生活形式的基礎。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夏鑄九、王志弘譯）

菜市場的「文藝復興」

一場小小的革命卻是在都市中心發生，以傳統市場作為文化空間形式，在一個無法產生關連性的空間位置，發生所在地是忠信市場、第二市場。忠信市場處於新興的文化住宅區，仍然堅持著傳統市場的形態；第二市場位於沒落的舊都心，六角樓的建築空間風華尚存，曾經是最繁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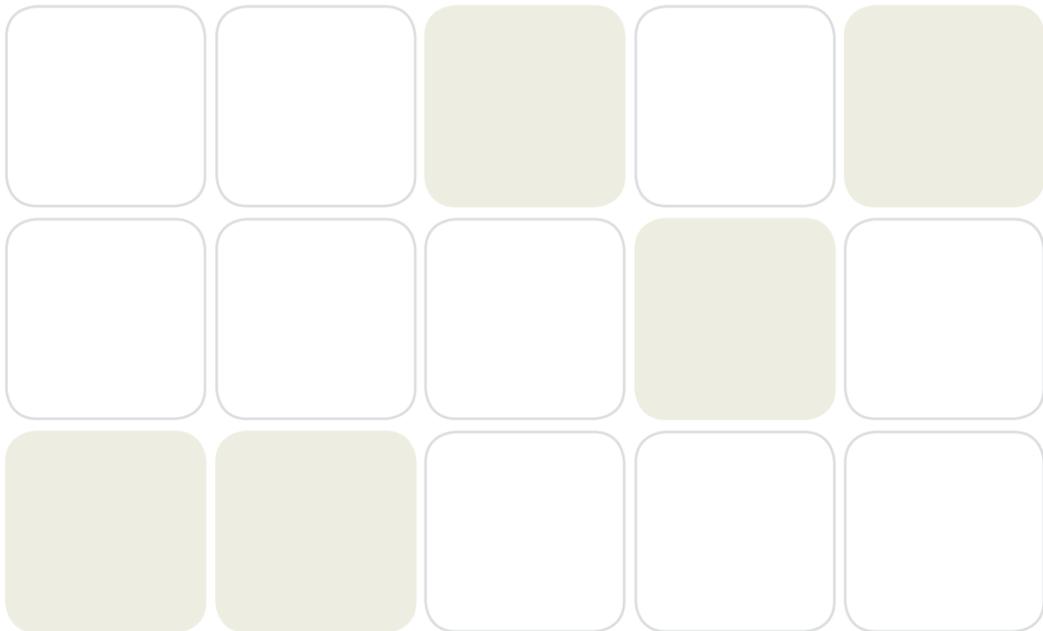
的市集，專售高級精品的商場。這些地方「藝術」與「菜市場」並列，看似文化創意與商場經濟的混搭，內藏有藝文空間求生存的新策略、老舊市場的「文藝復興」、藝術與生活的寫實版本等多樣意涵。

以忠信市場為例，三層透天的聚落、市場攤位的格局、狹小的走道，絕非藝術空間發展的理想模式，但十年前即有中部藝文團體「德旺公所」的進駐，算是初次發聲，其間陸續也有私人藝廊、咖啡藝文空間、美術社、裱畫店的設立。二、三年前在有心人士的運

作下，「黑白切」、「小雨的兒子」、「Z書房」、「Caffè 5160」、「苡樂藝術」開始營運，空間改造的意圖也逐漸明朗，在原有空間內產生異質化的效應，其後有民間藝品、服飾、書店、影像工作室、個人工作室等，雖然以低成本方式經營，使出藝術工作者的謀生本能，為了傳達自主的理念。其中「黑白切」奇特的「無人畫廊」模式並已延伸到第二市場，形成連鎖反應的現象，引起直接的問題：藝術與市場的美學經濟關係如何演變，它們能否存活下去？在台中市會激起什麼樣的社會漣漪？



▲市場與藝廊比鄰而居，各式各樣的牆面將想像帶進了傳統市場，菜市場的機能與藝術空間的共同生活，共同營造平民夢想。



▲居民的生活與夢想空間有機的共生，藉由好奇讓孩童有了不同的美學體驗。

共同營造平民夢想

菜市場的機能，扮演農業生產與平民消費的生活形態，儘管在都會化過程中逐漸被便利商店與大賣場所取代，它依然交雜存活於各個市區的角落，展現於庶民生活的真實，這樣的空間取代的影響何在？曾經有學者看到台中市在城市更新過程中，大量興建獨門獨院，互不相往來的豪宅，取代了以舊市區樓房街坊相連，敦親睦鄰的守望關係，實則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質變，街坊聚落的瓦解，人們看待藝文環境的態度也會逐漸變化。

藝文空間形成條件是基於文化消費與生活品味的形態所致，在現有都會型豪宅的周邊

地區，通常伴隨著都市菁英化（gentrification）的現象，在忠信市場旁邊許多新成形的高樓群，房價不斷增值，許多私人畫廊也應運而生，提供賞玩文化的處所，加上國立台灣美術館的典範加持，感染到濃厚人文氣息，然而忠信市場所顯現的是空間反差意義，菜市場的機能與藝術空間的共同生活，共同營造平民夢想，宣告捨棄的空間裡還留有文化生存的機會，攪動那菁英文化的一池春水。

「異質空間」的擾動

傅柯在〈論其他空間〉(Of Other Spaces) 談到「異質空間」的特性：「在現實世界中彼此矛盾

的空間，可以在異質空間的同一場域微妙地並置存在、彼此相容。」（李宛璇、蘇文伶譯）

差異之處正好形成疑問，也出現了答案。藝文空間的不確定性、游牧性、自我解構的特性正好建構了「異質空間」的條件，異質形成擾動空間的力量，在一個租借的地方，在一個臨時性的處所，可見現實性的矛盾，充滿著疑問的符碼：菜市場的處所，最貼近平民的生活品味，藝術也可以是一個攤位，販賣創作者的生活信仰與態度，這種不需要精緻的美學包裝，重新回到生活現實與身體慾望，有心靈美感亦有生活困境。空間「並置存在」的作法在於藝術的軟性介質，對於

在地生活態度的認同，尊重彼此的生活技能，從生活理解作為形塑美學的想法，與都市更新常用的「造街」、「街道美化」作法有本質性的不同。

一個足以發展城市美學的地方，並不是定義在制式化文化消費體系，或是由菁英來決定文化商品的價格，一個高價的名家作品與數字浮誇的文化節慶，都是裝飾性的文化表徵，炫耀式的美化作用，缺乏在地居住的文化思維，缺乏環境觀察與理念願景。審視一個城市看待文化的態度，在於公共空間與公共議題發展的成熟度，是從日常生活感知擴展到藝術的感動，是從底層的位置找到生長土壤，在生活中找到美

感發生的理由，那麼藝術所形成的空間特質，不會是空有「藝術之名」的藝術街道與形象招牌。

解放空間的「階級論調」

藝術所攪動的事情，是在藝術與社會相互牽動的關係，從生活面檢視自身與公共意識的養成過程，建構自身與在地文化的主體性，從政治與空間權力的框架解構出來，打破要有足夠的空間與預算才能進行文化建設的迷思，從空間的階級論調解放，排除優勢文化主宰的想法，文化環境的培植不一定跟隨著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反而需要一個開放且自由的環境。

文化空間是城市的有機體，

它會隨著人的概念而產生意義，培植與面對文化空間所具備的反思與疑問精神，誘發異質化的活動與轉變，增進舊有空間的再生效率。忠信、第二市場的影響，在市場之內，亦在市場之外，在不可能地方發生。**大墩**

作者簡介

陳冠君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副教授，專長藝術創作、數位設計、媒體藝術。



▲傳統的菜市場機能，依然微弱的存活於忠信市場裡。

在革命基地 呼喊夢想

文/ 王信允

身處都市中的庶民空間，除非身居其中，否則實難力準其開啓時的時態。對「忠信市場」而言，沒有準確身分的依歸，啓幕與落幕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一般自而成之，作為傳統市場的角色身份，在供需法則中被日漸淘汰。攤販的撤離，留下洞穴型的外殼，只剩下少數人口居住。早期搭起的塑膠雨棚，因日曬硬化、斑黃，原本為了因應市場買賣需求的避雨工程，阻擋了風雨，卻也長年阻擋了日照

和熱氣的疏散，成為都市中另一種「不見天」的景象。

在影像工作者李國基先生的記錄中，居民印象忠信市場是從1969年左右開始的，暫此作為「忠信市場」的第一個生命週期之始。早在「國立台灣美術館」（前身為「省立台灣美術館」）成形前，「忠信市場」早已沉伏在此呼吸、運作著。

這個四十二年的老市場，從口述紀錄中買雞還要抽號碼牌，可想像過去斑斑腳印的雜沓。隔著一條巷路，當國立美術館改建

完工、綠園道、美軍宿舍物換星移，時尚餐飲業與現代美感的入侵、都市規畫區位與房價的劇變等等外在的不可抗拒，壟罩著從庶民生活中心開始移位的這個市場。意外的，偏偏一群藝術者與革命者的間接介入，竟在現實的夾縫中，陪伴著忠信市場，創造了從沒人想過的，新的生命週期的奇蹟。

這裡不只是傳統市場，也不是一般人認為的文創聚場，故事從一個空的空間被講起了……

空的空間 一場藝術革命的 先決與進程

文/ 王信允



▲一個簡單的飲食文化符號，轉變成為另一藝術空間符號。

幾年前，107畫廊老闆邱勤榮與朋友在彰化路邊的「黑白切」攤子喝酒、吃飯，聊著聊著於是就這麼產生了由藝術家、設計師、醫師、律師、廚藝師等十六人的藝術資助團體，開創了「黑白切」的藝術展演空間的資助雛型。

寧靜的用力： 黑白切的路邊攤革命

曾在紐約晃蕩二十年、現為「107畫廊」老闆的邱勤榮選擇了國美館附近的忠信市場作為這個夢想的第一步，除了剛好頂下一間小茶行店面的機緣外，也扣合了「菜市場」、「黑白切」、「庶民」

等重要精神表象與理念：讓藝術走近平民，反主流僵化體制對藝術的裁決。

替代空間（Alternative Exhibition Space）概念，在九〇年前後於留學歸國的藝術家中點狀的在台灣發生，原意是藝術家為突破「展場霸權」以空屋作為替代的展演文化。在九〇年後半，這樣的替代空間在台灣逐漸與經濟考量拉扯出商業經營模式，而官方多在古蹟保存修復、公部門閒置空間委外等型式的套合下，更成為了政治策略的文化符碼。而「黑白切」在台中市的現身，彷彿預告著對前替代空間概念的繼承、反省與重新出發。

「黑白切」理念的實行是資助團體每人每個月繳一千元，以較沒有壓力的生活集資方式，投入空間運作開銷，作為長期藝術理念實踐的空間。非營利、拒收門票，放手讓新秀、有相同理念



▲ 黑白切的24小時藝術櫥窗。



▲ 黑白切內部的展示空間，正在展出「李淑貞·非關左手香」個展。



的藝術家無償做為展覽之用，這樣從民間力量開創出來的「櫥窗式」展覽形式，不只台灣甚至在全球都是未曾見的：打破時間和管理人力的限制，達到了二十四小時不關場的獨特形式，往後更企圖在台中市的每個傳統市場都開設「黑白切」（今年於台中市第二市場內開設了第二間黑白切），回歸如庶民飲食中「黑白切」的本質：達成藝術作品與民衆關係的自然形成和直接接觸，切絕作品在傳統藝評霸權中被觀看和被迫接受的審美暴力。

「黑白切」的空間類似「布瑞洛箱」（Brillo Boxes）式的展覽空間，但卻拒絕被收納進畫廊體系中。這個空間的理念形塑，除了希望藝術進入生活，期待在多方的碰觸中讓藝術的表現是多向性的。這樣的精神也指涉，對於藝術創作者身分與資歷在參展上的破除，讓各種創作理念得以有適當的空間發表與對話。

這裡不是一道高不可攀的門檻，這裡是菜市場邊的黑白切。

菜市仔的新血脈： 「Z」的結束也是開始

發起「黑白切」的邱勤榮與自創台灣服飾品牌「小雨的兒子」二十多年的鐵雕藝術家，也是東海藝術街最早自發的社區藝術工作者小雨（蔡志賢），是開啓忠信市場第二次生命週期的重要靈魂注入者。

2009年3月，集資租下兩戶在忠信市場內的廢置民宅並打通，在鐵雕藝術家小雨的手中，迅速的完成了這個新的基地「Z」。明亮簡約的空間與巍然矗立的國家美術館產生了極具戲謔的藝術情調。

兩片鐵鑄大門開啓，沒有任何的招待櫃台，也沒有工作人員，只有藝術品與觀看者。一、二、三樓是藝術作品的展示空

間，二樓是「Z」之所以被稱為「Z書房」的重要地——廁所。側身穿越窄道，五坪大小置入著馬桶、洗手槽與書籍書櫃。書房與廁所的並置在空間中成為了各種思惟的辯證，也反映了既正經又帶玩笑性質的成立初衷。四樓的空間是對話的場域，是藝術家聚集分享經驗或單純聊天而「自然」形成的「文化沙龍」。這裡有簡約的吧檯與光線的自然投入，立定空間的最上層，更能俯瞰知覺忠信市場空間的分布與位置：看見優越城市包圍中的菜市場觀點。

「Z」是英文字母之末，也是打鼾休息的符碼。原本這個空間只是這群革命同志的招待所，在幾經考量與規劃下，決定賦與「Z」新的使命與能量。一個賣畫、一個賣衣服，兩個人將營收和募款投入這裡，從書房的空間發想、文化沙龍到成為現在的樣態，這是一個「非典型藝術空間」，門房

兼企畫江敏甄這麼說著。

「Z」象徵著一個階段的結束，卻意外的在正式進駐後，群聚效應將更多理想革命者、夢想分享家引進了忠信市場。敏甄感受到「忠信市場在邱大哥與小雨的開拓下有了新的樣態，其他的空間雖然是各自發生的，卻似乎有著共同的嗅覺，於是凝聚在這裡。」除了人際網絡的關係，會願意在這裡待下來的竟都有一股共同的氣魄、骨氣和共同的理想。法國1968年的紀錄片經典《Z》（台灣譯為《大風暴Z》），記錄了歐洲的學生運動，這樣的抵抗精神與硬頸精神也意外的補足了這個Z空間所要表達的隱蔽內涵。

這裡是個「空的空間」，沒有太多的預設，各種有趣的事情即興的發生與碰撞。因為「空」，所以有了包容和流動：在這個空的空間裡——空間本身就是一個作品。▲



▲ Z三樓藝術空間，在這個空的空間——空間本身就是一個作品。

▶ 二樓書房與廁所的並置，兼具辯證與戲謔的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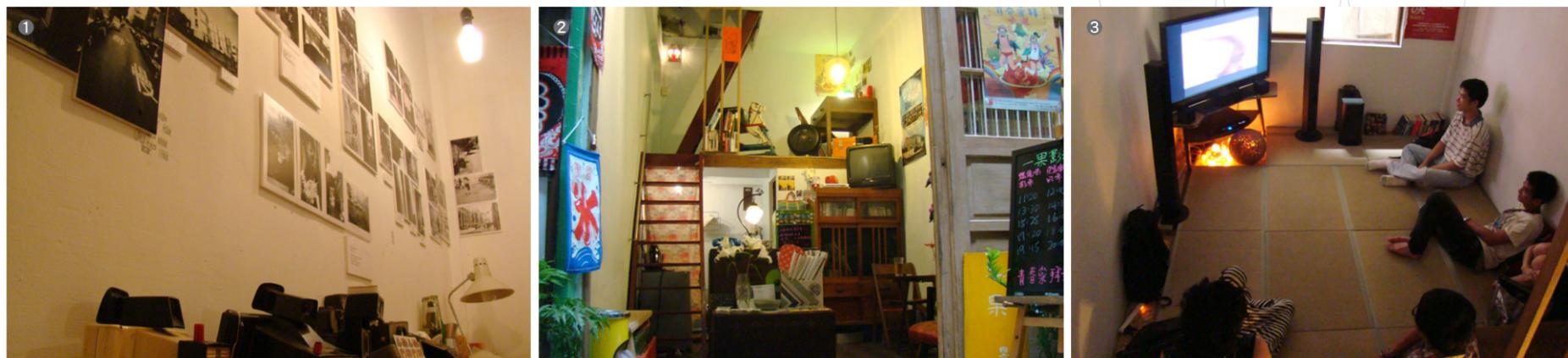


▼ Z的展覽企劃江敏甄。



分享空間 心的視覺堅持與 夢想的實踐

文/ 王信允



1 Came Za二樓提供好影像的人交流分享的空間。

2 一果影藝一樓，門外還有放映時刻表。

3 辛苦改造的一果放映空間。

拆掉

忠信市場一間老舊住宅一樓的兩面牆，換上半透明遮罩黑色玻璃。「明室」影像放映空間在2009年的春夏之際，構想逐漸成形。倉閣樓的三層樓建築，由三個喜愛影像的朋友共同分租，除了+俱的小四開創的「明室」外，二樓是阿德（陳育德）的展場「Came Za」，用來展出各主題靜態照片。

底片機運動： 認真寫真 分享世界

「明室」原本改造為動態影像放映交流的地方，提供愛好影像的人，包括市場的居民，能夠一同以不同影像創作形式作交流的空間。下班後也能過來這裡，除了看影片以外，還可以交換食物，甚至過來看影片的人，能夠自己帶張

小椅子，就可以安穩的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看片。可愛的夢想，在許多人的努力與付出後，不久就由阿德接手整棟三層樓的空間，於今年3月，正式改名為「Came Za & 寫真庶務所」。

新的分享空間經營貫徹了阿德對於底片機與影像的喜愛。在數位相機與記憶體空間快速膨脹的今日，拍照成了消費主義下的異質的一環，「Came Za & 寫真庶務所」想要重新喚起的，是人們對拍攝照片與觀看照片的感動與真誠，讓「寫真」這樣的動作與創作能夠被重新尊重與凝視。阿德認為小小的空間，要傳遞的理念無非就是學習認真的看待攝影作品。對底片相片的堅持，除了質感無可取代，也是反覆提醒著攝影不光是按下快門的那一瞬間那麼輕易。

一樓有攝影雜貨和進口底片

的交流外，也有阿德與朋友打造的二手家具、家飾展示。爬上陡峭的樓梯，二樓的展示空間，持續以聯展的方式呈現，每季以不同的主題在網路上邀稿，讓喜愛攝影的創作者能有發表的空間，也藉此透過不同的作品作跨地域、跨國的交流，在「Came Za & 寫真庶務所」的非營利主導下，產生了新的影像交流經驗。

「我們在這裡，不需要有人付我們薪水。」值班的燕玫這麼說著，人與人之間無功利目的的互動，產生了最質樸的溫度。在忠信市場中每個有著夢想的小角落，認真的「分享」就是最大的富足。

執一念，孕一果： 為台灣獨立影像作傻瓜

抬起厚重的鐵門，拉開舊式檯木門，木門在軌道上滑動的聲

音就足以讓人感動。「一果影藝空間」正是在「Z」的開啓後，被巨大黑洞吸進這裡的新分享空間。四個朝陽科技大學影視傳播相關科系畢業的六年級生，許子璋、楊鈺彬、李政剛、呂慧芳，與青梅竹馬的女孩黃米露，在看完去年11月小雨的服飾與忠信市場Z的聯合發表展後，愛上了這樣的生活空間。五人團隊，決議在這裡建造一個台灣獨立製片的舞台。

「執一念，孕一果」是這個影藝空間的實踐精神：有個想法就去執行，相信這個想法是對的，縱然無法預期成果，實踐的過程就是最大的收穫。

從去年11月與房東溝通、租下房子、籌款改建，到今年4月的開門，全部自己一手包辦。為了養活與維持空間運作，五人團隊分別辭去了原本的公務員工

作、廣告公司工作，以接專案的工作型態維持時間的彈性。常常在外地工作的五個人，總是在週末分別趕回忠信市場，為的是開啓這個分享空間。即使有時候週末一整天都沒有一個人來，米露還是一樣在預定的時間爬上爬下的換片，忠信市場悶熱的工作環境總讓衣服一整天都不曾乾，一滴滴的汗水只為了可能在下一秒，走進來的一個觀眾。

這個用青春澆灌的夢想空間，希望能提供一個舒適的交流平台作為影像的舞台，讓大眾能更進一步、有更多機會看見台灣獨立製片，讓這些無法進入主流市場的影片在金馬獎、金穗獎、人生劇展、各種影展後，還有一個能持續生命的地方。

「一果影藝空間」除了是台灣獨立製片的展演空間，同時也

希望推動導演公播權的確立，這個概念是有鑒於坊間許多複合式空間（如藝文咖啡館），自己買片子或複製影像，加以播放，不合乎公播產權的訴求。一果以身作則，希望成為一個好的影像播放典範，給予影像創作者更多的尊重。

當影像被觀看，它的生命才存在。一個影像分享空間的開創，體悟到的是對整個影視主流市場相對面的需求與抗衡；也許就因為有這麼一個空間，未來可以換得更多知名導演的誕生與願意關切、喜愛台灣影像創作的閱聽者增加。至少讓更多人知道台灣有許多多人用生命與熱情投入影像工作，就是這群實踐者最大的回報了。一果拉開了時空的木門，希冀更多的眼睛能看見台灣的原創力。**大塊**

性別空間

私密的出走 遇見政治身體 的反動

文/ 王信允

吳爾芙在《自己的房間》裡寫道：「每個女人都應該有個完全屬於自己的房間，在這裡她可以自由地沉思、冥想與創作。」

房間是個私密的象徵，是一個人性格的縮影。女人的房間更是一個有趣的空間，在傳統，那是絕對排除外界的禁忌空間。對於房主蔡善雯而言，展示「自己的房間」是作為生命中性別運動的第一步。從西方到東方，擁有自己的房間，表徵著自主權的掌控。而將自己女性的房間/閨房對外暴露，拖拉出私領域的概念，是個挑戰，這樣的象徵意義是想帶給更多人性別思考的一個行動原點。

爬上粉紅色梯子 開啟一場革命

去年5月，對面「Z」的完工，也是自己的房間開始動工進駐忠信市場的時間點，兩棟白色建築成為了忠信市場開展新文化空間的入口標誌。善雯曾在國美

館擔任櫃檯及翻譯服務人員三年多，就近地緣關係，在國美館服務期間，與小雨和邱大哥一樣，認為這裡將是另一個特殊文化場域。2009年5月，黑暗、汙穢的建築有了新的色彩，屋內的旋轉梯漆上了粉紅油漆，房間的生命在這裡構築了。

自己的房間在東海書苑的支持與合作下，開始在房間內有系統的整理與販賣性別相關書籍，包含女性主義、酷兒、同志的相關出版著作，並定期舉辦讀書會，邀請更多關心性別的朋友共同學習、聚會。以分享自己房間的心情，將女性的自主、反社會壓迫與更多的性別包容帶給走進這個空間的每一個人。

跨越社會圍制 深入性別的思考

忠信市場確實符合了善雯對於性別空間的想像：邊緣的、不被看見的，同時它又是被忽



▲自己的房間內部空間。(上圖)



▲坐落市場一角，自己的房間專門經營性別議題的書籍。(下圖)

視的。無論是女性或LGBT（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都在看似平等的狀況下，被壓抑在傳統父權文化體制中。而這樣的不看見也許是他者，更也許是自我，於是這樣的空間，在醞釀與累積中，我們看見了建築空間與性別概念間中心/邊陲同樣的矛盾關係。

性別書店的建立，也讓善雯在男同志身上學習到許多不可思議的特質，那是極少能在異性戀身上看到的。性別的跨界，思考的跨界，這個性別空間不斷的有了新的靈魂進入。在自己的房間，就是一段段的旅程，不斷的與進入的客人對話，不斷的與自己獨白。■大塚

▼忠信市場四十年的公廁經過改裝。



繼續的 未完成 忠信市場的 狂飆運動

文/ 王信允

對性別空間而言忠信市場是個大陰道，不被看見、也不被言說，卻孕育了各種夢想和社會實踐的可能。對於分享空間而言，這裡像是個大黑洞，聚集了吃夢與說夢的實踐者與朋友，跨越了分享的交際線。對於藝術革命者而言，這裡不是傳統藝廊，沒有好賣與不好賣的價值判斷，追求著對藝術的解放、反主流美學殿堂霸權與對藝術行動的社會實踐。

用藝術文化激盪快樂與撫慰

進入忠信市場的大家都滿窮的。這是這裡實踐者常掛在嘴邊的笑話，卻也是份真實。在外界看來是「毒瘤」的這裡房租低，所以

時機到了人就來了，花些許租金勇敢實現自己對社會與藝術的想法。

「黑白切」與「Z」的先鋒，未必是各路實踐者群聚的唯一重點。

這裡還有堅持著咖啡專業與經營複合展覽空間的勞動者，Caffè 5160的顏金源。有投入八、九年痴心收藏台灣與土地記憶小物，大學畢業後決定不回台北，一頭栽進自己開創的「忠信民藝」的七年級生鄭心佩。也有經營了十三年，堅持著浪漫理想「藝術以樂、樂以藝術」的苡樂（法文ile，意為島嶼）藝術空間負責人陳靜紅女士。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有如同苡樂的想法，希望藉由藝術空間、文化軟勢力的營造、理想的實踐中，帶給自己與他人的生活更多的快樂與撫慰。

以介入與實踐創造共感經驗

2009年5月17日，李國基的影像工作團隊，自發的開始打掃忠信市場的公廁。同年年中，打算經營「忠信民藝」的鄭心佩租下了公廁旁的空間，也開始打掃附近堆積如山的垃圾與接續清掃公廁的任務。10月17日，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王紫芸老師帶著學生花了四天的時間，把公廁徹底清洗乾淨，開始自發改造，曾是油漆師傅的住戶郭先生主動為學生示範。11月17日，「Z」開幕的當天，守護市場四十年的公廁，有了讓所有人驕傲的新面容，成為今年六月來，部落客最愛拍照的主角。同時，夜晚陰暗的街道開始有了燈，那是小雨衣飾展覽後特意留下來的。



忠信民藝內部陳設。

黑白切進駐後，鄰居的阿公、阿嬤開始駐足，討論著對展出藝術品的看法。也有帶著孫女的阿嬤，相互討論桌子為什麼會飛起來。在心佩開始打掃廁所的不久，她發現居民也開始主動打掃廁所。街道竟也開始變乾淨了。

從來沒有人在這些行動中，有著「社造」的概念。又或許，進駐的各空間，都意識到社造的統一化，如把牆都漆成白色，不是這裡想要的。自然的發生、有機的聯結是忠信市場對於空間磨合沒有說出口的最大共識。空間裡衝突的存在，並沒有消除的必要，如果因此而被視為「毒瘤」，那只是揭示了由上看下的階級觀點。對於進入這個空間的實踐者而言，在自我理想中革命的同時，意識到自己是這個空間介入者的姿態，這是大家的共感經驗。是鄰居親切的招呼「你回來了喔！」讓空間的寄居者，意識到住戶的接納。

開創多元主義的前衛基地

忠信市場，極像一個遮罩，在消費主義橫行的當下，仍然用著自己的方式過生活，他們的炒菜鍋爐仍在門口，他們的門戶仍然洞開，不因這些怪客與攝影機的進入而改變。生活的痕跡，讓忠信市場除了不同空間的植入外，也讓原有的生命空間展演了另一種質樸。這是城市的最底層，卻是一個多元主義的前衛基地。

這裡，既邊緣又中心，是最富饒的空間！ **大墩**

作者簡介 王信允

澎湖高雄人。曾參與賴和文學音樂專輯《河》、農村武裝青年、阮對庄腳來嘖嘖、三弦仔手。現為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研究生、黑森林社會文化工作社召集人。

自己的房間 性別書坊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71巷3弄1號
營業時間：不定時開放。

Z書房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71巷3弄2號
營業時間：週四、五 17:00~21:00
週六、日 14:00~21:00
下期展覽：9/4~9/26 芽與一個房間的分歧
鄧堯鴻與江敏甄
雕塑 詩 繪 聯展

一果影藝空間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71巷3弄5號
營業時間：週五、六、日 10:00~21:00

小雨的兒子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三街21號

忠信民藝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71巷3弄9號

Came Za & 寫真庶務所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57巷3弄4號
營業時間：週三~週五 13:00~17:30
週末 14:00~22:00 彈性開放

黑白切

台中市西區五權一街62號
營業時間：24小時

Caffè 5160

台中市西區五權一街60號
營業時間：12:00~22:30 (週一休)

苡樂藝術空間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二街22號